

百位名家谈读书

——《新民晚报·读书乐》1 000 期精选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张夏生

责任编辑:杨柏伟

美术编辑:杨德鸿

装帧设计:杨钟玮

技术编辑:伍贻晴

目录



001 序一 / 赵启正

003 序二 / 陈保平

一 我说读书

002 书的抒情 / 柯 灵

004 忠实的伴侣 / 周而复

007 读书杂谈 / 谭其骧

010 可靠的良伴 / 钱谷融

012 会心的微笑 / 徐铸成

014 读书 / 冰 心

017 我读些什么书 / 草 婴

020 读书之乐乐何如 / 许 杰

023 乐应所乐 / 陈伯吹

0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哈 华

028 进入“角色” / 冯亦代

- 031 从书中汲取智慧 / 冯 契
- 034 读书不仅仅是乐 / 茹志鹃
- 036 读书闻篇 / 端木蕻良
- 038 书痴自白 / 沙叶新
- 040 读书改变人生 / 朱永新

二 读书忆旧

- 044 漫谈读书 / 苏步青
- 047 读书乐 乐读书 / 施蛰存
- 050 我为休息读书 / 秦瘦鸥
- 052 夜读记快 / 臧克家
- 055 秦淮烟月读书情 / 唐圭璋
- 058 想起儿时家中书 / 高晓声
- 060 书给我鼓励与安慰 / 陈学昭
- 062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 贾植芳
- 064 书之忆 / 艾明之
- 066 我的绰号叫阿拉木 / 叶至诚
- 069 读书的兴趣 / 邓友梅
- 072 早年读书和治史道路 / 吴 泽
- 075 散文写作的独语 / 何 为
- 077 在防空洞寻找明天 / 孙 颢

三 读书方法

- 080 漫谈读书方法 / 秦 牧
- 082 “里打出”和“外打进” / 郑逸梅
- 084 品诗之乐 / 钱仲联
- 087 许国璋教授闯三关 / 金克木
- 089 漫谈题跋 / 黄 裳
- 092 钻研之乐 / 章培恒
- 094 我和字典 / 刘逸生
- 096 众里寻他千百度 / 陈旭麓
- 098 谈读杂书 / 汪曾祺
- 100 我的“三并举” / 蒋星煜
- 102 读书苦乐有乘除 / 裘沛然
- 104 读书之乐在于“用” / 赵启正

四 书里书外

- 108 为有源头活水来 / 廖沫沙
- 111 谈重读 / 王 瑶
- 114 “闲书”不闲 / 徐中玉
- 116 不唯书,不唯上 / 罗竹风
- 118 杂书要有目的地读 / 陈从周
- 120 赶上时代 / 赵家璧

- 123 一百元哲学 / 王元化
- 125 一大乐事在书室 / 流沙河
- 127 读书也不乐 / 陆文夫
- 129 我的“读书乐” / 忆明珠
- 131 杂碎 / 刘绍棠
- 133 读书乐与读书不乐 / 邵燕祥
- 136 奇书 / 牧 惠
- 139 名著漫画化 / 西 坡
- 142 魏延无反骨 / 金性尧
- 144 作者与出版 / 董鼎山
- 147 我有个偏爱 / 浩 然
- 149 读书界的三位“挑刺高手” / 邓伟志
- 152 处女作的草稿 / 叶 辛
- 156 爱书十苦 / 洪丕谟
- 158 一举三得的回报 / 丁法章
- 161 书斋发展史 / 朱大建
- 164 好刊如苑 / 梁晓声
- 166 写在《苍天在上》之前 / 陆天明

五 书旅漫步

- 170 《文革中的我》与“老阎王”张际春 / 于光远

172	谈《夜航船》/ 唐 弢
175	买书斗智/ 萧 乾
177	读书似水能寻脉/ 周汝昌
180	读《敦煌学大辞典》/ 冯英子
182	告别“毛边党”/ 姜德明
184	认字与读书/ 新凤霞
187	觅书/ 鲁彦周
189	东京的旧书店/ 杜 宣
191	念书·看书·听书/ 吴 强
194	北欧书影/ 刘心武
197	微型精品 传世之作/ 张贤亮
200	我最初读到的文艺书/ 白 桦
202	读书和吃饭/ 康 濯
204	行篋中的书/ 余秋雨

六 作品赏析

208	北窗下读《红楼梦》/ 王西彦
211	我看《留学生文学》/ 季羨林
213	我欢乐的旅伴/ 陈荒煤
215	我看《读书是福》/ 章克标
217	我读《龙城风云》/ 峻 青

219 童年的乐趣

——介绍《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楼适夷

221 故人虽去音容在 / 赵清阁

224 读《巴金传》所想起的 / 王辛笛

227 两座桥 / 袁 鹰

230 被遗忘的古典名著

——谈奥维德的《拟情书》/ 李国文

233 愿君多采撷 / 谈家桢

236 由读《悲惨世界》想到的 / 谢丽娟

239 含金量不低的答卷

——张西洛《经历》读后 / 郑拾风

241 愿“夜光杯”美酒常满 / 严建平

243 不敢僭妄 / 戴厚英

245 做点学问写点书 / 邓云乡

248 守住灵魂的贞操 / 江曾培

251 充满活力的新《辞海》/ 李伟国

254 为天地立心

——评《人妖》/ 张 平

256 编后记 / 曹正文

序 一

赵启正

米舒同志近日发来一封邮件,说他执编的《新民晚报》的‘读书乐’专刊就要出第 1 000 期了,1 000 期专刊整整用了 20 年。20 年对一个人来说,可算得上漫长,20 年间一个编辑又专心致志耕耘一个专刊更值得钦佩。我随手打了“廿年辛勤,千期光彩”算是回复了。可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补上这篇短文。

米舒同志的辛苦不只是我的推理,而是目睹。1986 年春天,我参加一个上海作家座谈会,在会上认识了他,我在会上邀请上海的作家来组织部坐坐。到了盛夏,接到米舒同志的电话,他表示想来市委组织部作一天采访,希望有的活动能让他跟着看看。我那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知道他是位认真的年轻编辑,就同意了。那天他用了一个上午,采访了我与组织部几位同志;后来听说我要到附近的一个机构去了解某一政策落实的情况,便随我顶着烈日前去。当晚,他一口气就写成了一篇 3 000 字的文章《我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天》,发表在一份当时影响颇大的刊物上,反响热烈。

我常看《新民晚报》，“读书乐”上名家文章不少，可别以为米舒专擅交往名人，他认真看来稿，在无名作者中发现好稿，在20年中为10 000名读者复信，义务购书。一天他来市委组织部正赶上吃午饭，我见他与身边的一位青年干部聊天，问他读什么书，怎么选书，又建议他把所说的写下来投稿给他。“读书乐”是荐书、评书、读书和答疑解惑的百花园，米舒则是细心、艺高的园艺匠。“读书乐”的读者面与作者面一样广泛，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读者，本地和外地的读者，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稳定发展的读者群。“读书乐”专刊坚持了20年，万紫千红并永葆青春。是米舒的努力感动了作者们，一篇篇光彩的短文，又感动和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群。

说到读者群，让我联想到一件令人心忧的事。最近一次中国国民阅读率调查告诉我们，全国识字人当中只有48.7%的人在一年中读过一本以上的书，也就是有一半的识字人一年中一本书也不读。调查结果还指出，已经连续6年读书人的总数在下降，这岂不辜负了我国每年出版的那20万种图书！推动“读书运动”，让人人皆知读书之乐还得请各种媒体多办读书专栏。这是我在“读书乐”1 000期时的一种期盼。

2006年7月26日

序 二

陈保平

《新民晚报》‘读书乐’版连续办了20年,出满1000期了。如果以每期7篇稿子计,就有7000篇有关读书的文章,介绍了至少5000本图书;再以晚报平均120万的发行量计,即使以最少10%的读者阅读这个版面计,也要达1亿2千万人次,在这个重视数字的年代,我想,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读书乐’专刊对中国文化和出版的贡献。

20年的‘读书乐’版,见证了中国出版从禁锢走向开放的历史,也见证了读者趣味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的变化,见证了这个文明古国‘好读书’的传统经久不衰,最重要的是,见证了人们面对社会的转型,如何坚持和守望这种传统的精神。本版责任编辑曹正文(米舒先生),20年来一个人独立主编这个版面,便是这种守望和坚持的明证。

现在,许多人担心,网络和数码技术的发展会使读书变成一件奢侈的事。阅读率的连年下降使以读书为主的知识界有种焦虑,其实,技术的发展与阅读本身并无关系,就像印刷技术取代了书写,只会给人阅读更多方便,传播更加普遍。读书,关键的还是时间和心境,现代人的问题是缺少时

间和安静的阅读心境,点击和浏览的方式代替了边读边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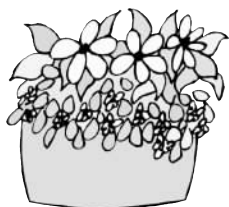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的‘读书乐’能不断创新,以自己的独特魅力来争得一块都市人闲暇的时间,或者能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培养人们有好的阅读心境,让人们在繁忙与喧嚣中仍然以读书为乐,乐在其中,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我们《新民晚报》有过许多好的编辑,他们器重专家,甘当杂家,为文化的积累和传播做着点点滴滴的工作。以中国的国情而言,相比专家,我们其实更需要许多像‘读书乐’那样的编辑去为平民百姓荐书、评书、买书,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后迪民智的事情。所谓薪火传承,光靠精英是不够的,中国人整体素质的提高,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2006 年 7 月 3 日

1

我说读书





书的抒情

柯 灵

说到书,我很动感情。因为它给我带来温暖,我对它满怀感激。

书是我的恩师。贫穷剥夺了我童年的幸福,把我关在学校大门的外面,是书本敞开它宽厚的胸脯,接纳了我。给我以慷慨的哺育。没有书,就没有我的今天。——也许我早就委弃于沟壑。

书是我的良友。它给我一把金钥匙,诱导我打开浅短的视界,愚昧的头脑,鄙塞的心灵。从不吝惜对我帮助。

书是我青春期的恋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侣。有了它,我就不再忧愁寂寞,不再怕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它使我成为精神世界的富翁。我真的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当我忙完了,累极了;当我愤怒时,苦恼时;我就想亲近它,因为这是一种绝妙的安抚。

我真愿意成为十足的‘书迷’和‘书痴’,可惜自己还有点不够条件。

不知道谁是监狱的始作俑者。剥夺自由,诚然是人世间的刑法,但如果允许囚人有读书的权利,那还不算是自由

的彻底丧失。我对此有惨痛的经验。

对书的焚毁和禁锢,是最大的愚蠢十足的野蛮,可怕的历史倒退。

当然书本里也有败类,那是瘟疫之神,死亡天使,当与世人共弃之。

作家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亲友,献与读者,是最大的愉快。如果他的书引起共鸣、得到赞美,那就是对他最好的酬谢。

在宁静的环境、悠闲的心情中静静地读书,是人生中最有味的享受。在‘四人帮’覆亡的前夜,我曾经避开海洋般的冷漠与白眼,每天到龙华公园读书,拥有自己独立苍茫的世界。这是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

书本是太阳、空气、雨露。我不能设想,没有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柯灵(1909—2000) 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主编《万象》杂志。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文汇报》主笔兼副刊主任。1948年去香港,参与《文汇报》在香港复刊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副总编辑兼副刊主任。1949年后,任上海《文汇报》社副社长,曾任总编辑。1957年后,转向电影和文学创作,著有《不夜城》、《煮字生涯》等。



忠实的伴侣

周而复

“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这是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在《神曲》里写的两行诗。

一个人从幼年起，书是终生伴侣，而且是忠实伴侣。不论你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更不管你是“浮”是“沉”，它绝不趋炎附势。它无私地贡献给你所要的知识，增长你的才能，帮助你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同时还告诉你怎么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它以伟大的奉献精神陪伴你成长，从不向你要一点报酬。它不但把前人宝贵的经验告诉你，同时，指导你开辟未来的道路，探索人生和宇宙的奥秘。

书籍是一所没有教授的庞大得无所不包的高等学府。它的学生，仅仅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地球上就有四十亿以上男女老少。我们都在这个高等学府读书。

教材只有两种：用各种文字印行的书，另一种是没有文字的教科书，这就是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社会。这两种教材，任何人一辈子不睡觉也读不完。我们这一代人又用心血和眼泪记录了各自的经验和不断开拓新知识领域的成

果。书籍越来越多,像清朝周永年所说的:“古今载籍,浩如烟海。”书海无边勤为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方法,或精读,或博览,或研究某个问题而读书,或从事某种著作而读书,或为了消遣和调剂生活而读书,或博中求精,或精而求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渐广,读书的兴趣会随之变化,心得也因之不同。

书籍不会因你兴趣转移而生气,更不会由于“束之高阁”而叹息。一本书的命运和人一样有时红得发紫,洛阳纸贵;有时深居冷宫,无人问津;也有畅销书,像美国个别畅销书达一千万册以上,可是过眼烟云,很快被读者忘记;也有许多书当时不被重视甚至列为禁书,经过群众和时间考验,却留传千古,如《红楼梦》便是。书籍不仅给你知识和才能,你遭遇不幸,它给你安慰;你受到挫折,它给你勇气和毅力。人处逆境时,读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谁读到这里,不勇气百倍地坚持战斗下去呢?像《史记》这样的好书,如后山居士陈师道说的那样:“书当快意读易尽。”

我们要努力读书,还要善于读书,接受前人的经验,创造美好的未来。